

土耳其与希腊爱琴海争端解析

吴传华

内容提要 爱琴海被土耳其和希腊环绕,对双方而言均具有高度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意义。土耳其和希腊关于爱琴海的争端有其历史渊源,同塞浦路斯问题等纠结在一起,致使两国长期相互对立和敌视。爱琴海争端涉及岛屿归属、领海宽度、领空范围、大陆架划分以及岛屿非军事化等一系列复杂难解的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土、希关系,而且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土希关系出现缓和,但两国在解决爱琴海争端问题上均未作出让步,“爱琴海冷战”远未结束。

关键词 国际关系 土耳其 希腊 爱琴海

作者简介 吴传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爱琴海位于地中海东北部,是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必经海域,被两个国家所环绕,东面是土耳其,西面是希腊,两国除在北部有少部分领土接壤外,其余大部分领土隔爱琴海相望。爱琴海面积约8万平方英里,海上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其中2400多个属于希腊,另有60余个属于土耳其。^①爱琴海岛屿可以划分为七大群岛:色雷斯群岛、东爱琴海群岛、北斯波拉泽斯群岛、南斯波拉泽斯群岛(或称多德卡尼斯群岛)、基克拉泽斯群岛、萨罗尼科斯群岛和克里特岛及其附近岛礁。希腊素有“千岛之国”之称,其大部分岛屿分布在爱琴海,直接关乎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对土耳其而言,爱琴海是其从北部和西部出入地中海的通道,保证爱琴海航海和航空自由权,实现海上和空中出入畅通无阻,对土耳其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②正是由于这种战略重要性,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在爱琴海问题上尖锐对立,互不相让,产生了一系列争端,涉及岛屿归属、领海宽度、领空范围、大陆架划分等诸多方面,异常复杂而又极为敏感。土耳其担心希腊将爱琴海变成“希腊湖”,而希腊唯恐土耳其会占领“半个爱琴海”。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爱琴海海域发现石油,土、希对爱琴海的争夺进一步加剧,多次引发严重危机,甚至濒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和地区局势因此长期高度紧张。

土耳其和希腊历史恩怨及爱琴海争端的由来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历史恩怨复杂,可以说是一对宿敌。奥斯曼帝国从15世纪开始占领希腊,此后长达4个世纪的统治给希腊民族带来极大的心理创伤和仇恨,被希腊人称为“400年受奴役时期”^③。1821年,希腊人民发动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压迫。1832年,希腊王国成立,宣告

① Gabriella Blum, *Islands of Agre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2.

② Nursin Atasoglu Guney ed., *Continuous Issues of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Turkey*,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p. 152.

③ Ahmet O. Evrim, “Changing Greek Perspectives on Turkey: An Assessment of the Post-Earthquake rapprochement”, in Ali Carkoglu & Barry Rubin eds., *Greek-Turkish Relations in An Era of Dilemm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5.

希腊正式独立，这使奥斯曼帝国遭受空前打击，因为希腊是该帝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附属国，对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可谓开创了“恶劣”先例。^① 独立后的希腊与土耳其仍然相互敌视，1919~1922年希土战争进一步加深了这两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仇恨。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造成该国南北彻底分裂，遭到希腊强烈反对，塞浦路斯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成为影响土希关系的巨大障碍。1987年和1996年，两国又分别因爱琴海岛屿归属和大陆架划分问题剑拔弩张，一度走到战争边缘。此外，两国间还存在其他一些纷争，如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问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歧视和迫害本国少数民族（分别指土耳其的希腊族人和希腊的土耳其族人）问题等。上述矛盾和问题相互纠结，越积越深，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导致土耳其和希腊长期对立，互视对方为潜在敌人和重大威胁，两国关系一直没有根本改善。

事实上，土耳其和希腊关于爱琴海的争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随着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其领土和属地被列强逐步蚕食和瓜分，爱琴海岛屿也不例外。1913年5月，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中失利的奥斯曼帝国被迫签署《伦敦和约》，将克里特岛割让给希腊，爱琴海东部萨莫色雷斯（Samothece）、利姆诺斯（Lemnos）、莱斯沃斯（Lesvos）等岛屿的归属则交由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6个欧洲大国裁决。同年11月，六国根据《伦敦和约》作出决定，所有被希腊实际占领的爱琴海岛屿，除格克切岛（Gokceada）、博兹卡达岛（Bozcaada）和梅斯岛（Meis）外，均划归希腊所有，前提条件是希腊不得在这些岛屿上构筑防御工事或者将它们用于军事目的，并撤出其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军队。^② 1914年2月，希腊和土耳其收到上述会议决定，因此它通常被称为《1914年决定》。1923年7月，取得民族独立战争胜利的土耳其同协约国签署了《洛桑条约》，取代了此前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但同时被迫在领土方面作出很大让步。《洛桑条约》确认了《伦敦和约》和《1914年决定》的有关规定，并将土耳其在爱琴海的领土范围限制在了3英里以内，这意味着只有距离本国海岸线不超过3英里的爱琴海岛屿才属于土耳其。^③ 该条约导致大部分爱琴海岛屿都归属希腊，土耳其对此无法接受，并长期耿耿于怀。1947年2月，有关国家同意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等5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国签署了《巴黎和平条约》，其中《对意大利和约》规定将意属多德卡尼斯群岛，包括罗得岛（Rhodos）、科斯岛（Kos）、锡米岛（Simi）等14个有名字的岛屿及其毗连小岛割让给希腊。该和约虽未涉及土耳其，但由于多德卡尼斯群岛紧邻土耳其本土，而条约并未对所有岛屿尤其是小岛和岩礁的归属一一作出明确规定，这就给日后土耳其和希腊之间产生争端埋下了隐患。

爱琴海争端的五大症结

土耳其和希腊围绕爱琴海的争端是全方位的，全面涉及陆、海、空，具体包括以下5个主要方面：领土争端，即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领海争端，即领海宽度问题；领空争端，包括领空范围和飞行情报区问题；大陆架争端，即大陆架划分问题；以及爱琴海东部岛屿的非军事化问题。

（一）领土争端

如前所述，一系列条约对爱琴海众多岛屿作了有利于希腊的划分，希腊在爱琴海的岛屿范围北起萨索斯岛（Thassos），南至卡尔帕索斯岛（Kapathou），绵延数百海里，其中许多岛屿远离希腊本土，而距离土耳其海岸近在咫尺。土耳其对此一直心怀不满，并意欲挑战和改变现状。

① 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② Jon Van Dyke, "An Analysis of the Aegean Disput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No. 36, 2005, p. 64.

③ Gabriella Blum, *op. cit.*, p. 146.

土耳其认为,爱琴海的岛屿和岩礁有几千个,不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文件就能够全都划定的,因此需要与希腊进行谈判。^①对于一些缺少明文规定的岛屿,土耳其进而提出“灰色地带”一说,即没有任何条约明确划定归属的爱琴海岛屿,如普塞里摩斯岛(Pserimos)、富尔诺伊岛(Foumoi)、西里纳岛(Sirina)、阿盖瑟尼西岛(Agathonisi)等,都属于“灰色地带”,它们的主权和归属尚待确定。希腊坚决反对土耳其的主张,称爱琴海所有岛屿(包括无名小岛和岩礁)的归属都由包括《洛桑条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条约作出了明确规定,所谓“灰色地带”纯粹是土耳其为了觊觎爱琴海岛屿和挑战国际法而杜撰的,它所说的一些爱琴海岛屿主权问题无需、也不容谈判。

土耳其还对位于希腊克里特岛西南约30公里处的盖维德斯岛(Gavdos)和盖维德普拉岛(Gavdopula)提出领土要求。土耳其声称,这两个小岛原属于奥斯曼帝国,没有任何条约表明它们曾被割让出去,因此它们理所当然属于土耳其;希腊则认为,两岛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便处于希腊控制之下,目前仍在希腊治下,它们的主权无可争议。^②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围绕爱琴海岛屿的争夺到1996年伊米亚岛危机时达到白热化,几近爆发战争。

(二) 领海争端

希腊和土耳其曾分别于1936年和1964年宣布各自的领海宽度为6海里。1958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客观上加剧了世界沿海国家对海洋权益的争夺,刺激了它们扩大本国领海的愿望。希腊便是其中之一,于1974年提出了12海里领海主张。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一国的领海范围可达12海里,这更加坚定了希腊拓展本国领海的决心。1995年5月31日,希腊议会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成为该公约成员国的希腊重申它有权利将本国领海扩大到12海里。

按目前6海里领海范围划分,希腊领海约占爱琴海的43.68%,土耳其领海占7.46%,公海占48.85%;若按12海里划分,这一比例则分别变为71.53%、8.76%和19.71%。^③按此标准,爱琴海几乎成为希腊的“内湖”,土耳其在爱琴海的各项权益,包括航海、航空、渔业、资源开发等,都将受到极大的不利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希腊在爱琴海的任何扩张都将严重影响土耳其同西方盟友及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欧盟前身)的军事和贸易关系;由于希腊早已控制了爱琴海大部分区域,其领海扩张将进一步限制土耳其出入地中海。^④因此,土耳其坚决反对希腊扩大领海范围,认为爱琴海是半封闭海洋,岛屿众多且大小不等,人口分散居住,地理特征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无法适用12海里领海原则,而是需要公平的解决方案,以使本国船只不必经过希腊海域就能进入公海。土耳其明确宣布:“希腊在爱琴海任何可能的扩张都意味着挑起战争。”^⑤鉴于土耳其的强硬态度,希腊未敢贸然行事,但仍声称保留其扩展领海的权利,只是尚未决定“是否”及“何时”实施该权利。^⑥

希腊的12海里领海主张还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俄罗斯以及黑海沿岸国家的高度关切,它们主要担心本国经过爱琴海和地中海的通行权受到限制。国际问题观察家认为,爱琴海西部岛屿距离希腊本土近,可适用12海里领海原则,但爱琴海东部岛屿远离希腊本土而距离土耳其海岸很近,12海里领海原则明显行不通。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必须相互妥协和让步,才有可能解决有关争端,其

① Ibid., pp. 146-147.

② Jon Van Dyke op. cit., p. 70.

③ Serdar S. Guner, "Aegean Territorial Waters Conflict: An Evolutionary Narrativ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1, No. 4, 2004, p. 298. 另一说为,按照6海里划分,希腊领海约占爱琴海的33%,土耳其领海占9%,公海占56%;若按12海里划分,这一比例则分别变为64%、10%和26%。See Christos Kassimeris, "NATO and the Aegean Disputes",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 24, No. 2, June 2008, p. 165.

④ Christos Kassimeris op. cit., p. 166.

⑤ H. Richter, "The Greek-Turkish Conflict", in M. Samfás & M. Eve, *Background to Contemporary Greece*, London: Merlin Press, 1990, p. 325.

⑥ Christos Kassimeris op. cit., p. 166.

中可供考虑的方案有：一是 12 海里领海是从希腊本土海岸线算起，而不是从希腊岛屿沿岸算起；二是爱琴海西部岛屿可适用 12 海里领海原则，但东部岛屿的领海范围应限制在 6 海里以内；三是爱琴海西部岛屿可适用 12 海里领海原则，但东部岛屿的领海范围应限制在 3 海里以内。^① 围绕爱琴海领海争端，土耳其和希腊曾举行谈判，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领空争端

爱琴海领空争端与领海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土耳其和希腊两国的目的都在于扩大本国领空，压缩对方领空，保障本国航空安全和自由。希腊主张 10 海里领空，即从大陆和岛屿海岸线向外延伸 10 海里以内的大气空间属于本国领空范围。该主张比 12 海里领海主张少 2 海里，但即便如此，也足以使爱琴海上空的大部分成为希腊领空。土耳其对此坚决反对，认为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民航组织条例，一国领空不应超过其领土和领海范围，因此希腊的领空范围最大不超过 6 海里。希腊则声称，其 10 海里领空主张早在 1931 年就确定下来，早于国际民航组织规定，并被所有邻国认可，其中土耳其是在 1948 年前后承认的，因此其权利应该得到尊重。^② 希腊还认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有权拥有 12 海里领海，因此完全可以主张 10 海里领空。^③

两国在爱琴海领空问题上互不相让，并时常引发冲突。1974 年 8 月，土耳其发出“714 号”飞行通报，称爱琴海东部是“危险飞行区”，并将此事通知了国际民航组织。希腊针锋相对，发出“1066 号”和“1152 号”飞行通报，称整个爱琴海都是“危险飞行区”，进而通知国际民航组织，声明希腊对飞越该地区飞行器的安全不负责任。这是两国围绕爱琴海领空展开的第一次较量。此后，土耳其军用飞机经常进入希腊宣示的领空范围内，希腊则派出飞机进行拦截和追逐，严重时甚至引发“模拟空战”，给爱琴海地区的航空安全带来很大威胁。2006 年 5 月 23 日，两国各自一架“F-16”战斗机在爱琴海上空进行“模拟空战”时相撞，土耳其飞行员侥幸逃生，但希腊飞行员丧生。希腊指责土耳其飞机闯入其领空造成了事端，应对事件负完全责任；土耳其予以否认，称其飞机是在国际空域上飞行，同时提出爱琴海空域划定、希腊岛屿非军事化等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舆论认为，土耳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谋求建立爱琴海新秩序，密切关注希腊反应，向希腊施加压力，执行空中照相侦察任务，并展示其军事实力。^④

（四）大陆架争端

土耳其和希腊从未签署过爱琴海大陆架划界条约。希腊认为，根据 1958 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希腊于 1972 年批准该公约，土耳其未加入）及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岛屿同大陆一样拥有其相应的领海和大陆架，因此两国大陆架界线应该位于希腊东部岛屿和土耳其海岸线中间或者等距离处。照此划分，则爱琴海绝大部分大陆架都属于希腊。土耳其认为，大陆架顾名思义是“大陆”在海底的自然延伸部分，爱琴海东部大陆架是小亚细亚半岛在海底的自然延伸部分，爱琴海东部岛屿是小亚细亚半岛大陆架在海上的升起部分，一些岛屿由于历史原因划归希腊，但这些岛屿本身并无大陆架，所以爱琴海中线以东大陆架的所有者应当是土耳其，而非希腊。显然，两国争议的焦点在于爱琴海岛屿是否拥有大陆架问题上，“如果不计岛屿，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的大陆架划分比例为 59：41；但若考虑岛屿，这一比例将变成 4：1”^⑤。两者之间的悬殊可见一斑。土耳其主张，爱琴海大陆架划分应遵循“大陆对大陆”的原则，即在两国大陆之间划出一条中间线，而不应以岛屿为准。土耳其还宣布，它未加入 1958 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和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

① Jon Van Dyke op cit, p. 85.

② Gree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nilateral Turkish Claims in the Aegean”, <http://www.mfa.gr/en-US/Policy/Geographic+Regions/South-Eastern+Europe/Turkey/Turkish+claims>.

③ Jon Van Dyke op cit, p. 85.

④ Christos Kassimeris op cit, p. 171.

⑤ Jon Van Dyke op cit, p. 89.

公约》因此不受它们约束。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爱琴海发现石油,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对大陆架的争夺加剧。从 1974 年起,土耳其多次向爱琴海有争议的区域派出考察船只,“很明显,土耳其不惜冒着挑起地区冲突的危险,挑战爱琴海现状,目标直指那里的石油资源”^①。1976 年 8 月,一艘土耳其考察船在爱琴海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勘探,引发希腊强烈不满,于是派出海军监控该船,造成两国关系十分紧张。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调解,并通过“395 号决议”,敦促土耳其和希腊进行双边谈判,“提醒”双方考虑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可能性。^②最终,土耳其船只撤离争议海域,事件得以平息。同年 11 月,土耳其和希腊签署了《伯尔尼协议》,同意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爱琴海争端,在达成有关协议之前,双方不得采取任何改变爱琴海现状的行动,并停止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勘探考察。但是,爱琴海相对平静的局面持续了不足 10 年,1987 年两国之间围绕大陆架争端又爆发了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一度接近战争边缘。

(五) 爱琴海东部岛屿非军事化问题

为了保护土耳其免遭来自爱琴海东部岛屿的进攻,维护爱琴海地区稳定与均势,《1914 年决定》《洛桑条约》与《巴黎和平条约》等文件均对爱琴海东部萨莫色雷斯岛、利姆诺斯岛、莱斯沃斯岛等岛屿的非军事化问题作了规定,并以此作为土耳其同意割让这些岛屿的前提条件。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希腊便在爱琴海东部一些岛屿上建造军事设施、派驻军队。1974 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导致该国与希腊关系急剧恶化,希腊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它认为“本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土耳其,而非华沙条约组织”^③。在此战略指导下,希腊加紧了其在爱琴海东部岛屿建造军事设施和布置军防的进程,包括利姆诺斯岛、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和伊卡利亚岛等。以利姆诺斯岛为例,希腊在该岛上建造了一个大型空军基地,部署了 2 架“F-16”战斗机、6~10 架其他类型的飞机、一个导弹发射系统和一个高级雷达系统,并派一个旅的兵力(约 5 000 人)长期驻守。^④

希腊在爱琴海东部岛屿的军事化行动使土耳其感到极大的安全威胁。土耳其担心希腊会以这些近在咫尺的岛屿为跳板对自己发动进攻,1919~1922 年的希土战争对土耳其就是一个深刻教训,因此它坚决反对希腊的做法,批评希腊公然违反国际条约,破坏爱琴海地区和平。土耳其认为,由于非军事化是其同意割让爱琴海东部岛屿的先决条件,如果这些岛屿的非军事化状态已不存在,那么希腊对它们的主权就令人置疑了。希腊回应称,自《洛桑条约》签订以来,爱琴海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土耳其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并在爱琴海沿岸部署了大量军队(称土耳其“第四军”或“爱琴海军”),严重威胁到希腊安全;根据联合国宪章,一国自卫权高于其他任何条约义务,既然土耳其以武力威胁在先,那么希腊有权进行自卫,它在爱琴海一些岛屿上构筑防御工事正是完全出于自卫,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爱琴海东部岛屿非军事化的规定便失效了。^⑤非军事化的初衷是为了缓和爱琴海地区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但事与愿违,该问题后来演变成为加剧土耳其与希腊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五大争议问题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问题解决难度非常大。由于事关领土、主权问题,土耳其和希腊两国政府均不敢轻易让步,双方甚至对哪些问题存在争议及通过何种方式解决都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争议问题认定上,希腊认为只有大陆架划分是两国间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土耳其则认为,两国对爱琴海一些岛屿的归属、东部岛屿非军事化、领海宽度、领空范围、航空控制、

① D. Snokovitis “Greek National Defence Policy: An Assessment”, *Hellenic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4 1983 pp. 352-353.

② Sotiris Rizas op. cit., p 381.

③ Sotiris Rizas op. cit., p 371.

④ Jon Van Dyke op. cit., p. 75.

⑤ Jon Van Dyke op. cit., pp. 74-75.

海上通行权等问题, 都悬而未决。^① 在解决方式上, 希腊主张关于爱琴海大陆架划分的争端应交由国际法院判决, 对此土耳其因担心国际法院判决会对自己不利而予以拒绝, 同时主张通过土耳其和希腊两国政府间谈判解决爱琴海大陆架划分及“其他所有争议问题”, 但希腊认为这是土耳其在提“无理要求”, 因为“其他所有争议问题”根本上是无需讨论的。^②

爱琴海争端引发的两次严重危机

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在爱琴海问题上长期进行“零和”博弈, 土耳其意欲挑战爱琴海现状, 改变对自己不利的地位; 希腊则奉行防范和遏制土耳其的政策, 维护自己在爱琴海的优势。由于利益和立场的根本对立, 双方围绕爱琴海争端龃龉不断, 并在 1987 年和 1996 年爆发了两次濒临战争的严重危机。

(一) 1987 年危机

1987 年 2 月, 希腊政府计划将一家名为“北爱琴海石油公司”的外资联合企业(加拿大、西德、美国)收归国有, 并表示此举是为了停止该石油公司在其特许经营权到期后继续在爱琴海开采石油。土耳其则认为, 希腊意在通过国有化控制该石油公司, 从而实现由政府主导爱琴海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活动, 进一步扩大本国在爱琴海的利益, 并据此向希腊提出强烈抗议, 称其违反了 1976 年《伯尔尼协议》。3 月初, 土耳其派出“佩里·雷斯”号(Piri Reis)考察船进入希腊萨索斯岛附近海域。随后, 土耳其政府授予国有的土耳其石油公司在希腊利姆诺斯岛、萨莫色雷斯岛和莱斯波斯岛附近海域进行石油勘探开采的许可证。3 月下旬, 土耳其继而派出“西斯米科- I”(Simk-I)考察船在多艘军舰的护卫下, 从伊斯坦布尔港驶抵达达尼尔港, 准备进入上述三岛附近海域。

土耳其咄咄逼人的举动最终触怒了对手。希腊政府发表声明称, “土耳其的行为构成了严重挑衅, 这是希腊政府所不能容忍的。”^③ 安德列斯·帕潘德里欧总理明确表示: “我们要阻止土耳其的这种行为, 当然不是用言语, 因为言语已经不起作用。”^④ 他下令本国军队, 如果“西斯米科- I”考察船胆敢进入希腊海域, 就把它击沉到海底。希腊海、陆、空三军进入戒备状态, 军方领导人表示“如果土耳其人胆敢继续进行侵略行动, 就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⑤。土耳其针锋相对, 命令武装部队保持戒备, 并发出警告称: “如果本国船只遭到攻击, 就意味着引发战争, 土耳其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很清楚了。”^⑥ 两国之间围绕爱琴海争端大有酿成全面武装冲突之势。

希腊还公开指责美国和北约应对这次危机事件负责。美国是爱琴海地区除土耳其和希腊以外的第三大最重要角色,^⑦ 而北约成员国中既有土耳其, 又有希腊。帕潘德里欧指出: “大西洋联盟、尤其是美国, 应当对爱琴海事态的发展负责任, 因为它们不断支持土耳其扩充军力。”^⑧ 为了表达不满和向美国施压, 希腊政府决定暂时关闭美国设在距离雅典约 20 英里处的一个重要沿海军事基地, 并威胁要关闭美国设在希腊的其他所有军事基地。

面对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 美国和北约加紧居间调停。美国进行穿梭外交, 北约多次召开紧急会议, 敦促土、希双方作出让步, 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斡旋起到了积极效果,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

① Jon Van Dyke op cit, p. 63.

② Ekavi Athanassopoulou “Blessing in Disguise? The In a Crisis and Turkish - Greek Relation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 No. 3, Winter 1997, p. 77.

③ Alan Cowell “Aegean Dispute Worsens Turkish - Greek Ti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1987.

④ Alan Cowell “Greece and Turkey Alert Forces as Tension Builds on Oil Search”,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87.

⑤ Ibid.

⑥ Ibid.

⑦ Kostas Istantis “Greece’s Turkish Dilemmas There and Back Again”,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5 No 3 September 2005, p. 386.

⑧ Alan Cowell op. cit., March 24 1987.

厄扎尔在访问美国后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愿意恢复和维持爱琴海现状,下令“西斯米科-1”号离开爱琴海、返回原地,爱琴海紧张局势得以缓和下来。但是,土、希争端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土耳其仍然无意停止其在爱琴海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勘探考察,“若土耳其停止勘探考察活动,则无疑是将爱琴海主权让给了希腊”^①。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更是宣布,97.5%的爱琴海大陆架应归希腊所有;土耳其认为这是希腊“完全任意”的态度,“应以均衡协调两国权益的方式”解决问题。^②

(二) 伊米亚岛危机

伊米亚岛 (Imia) 位于爱琴海东部,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面积仅约 500 平方米,距离希腊卡利姆诺斯岛 (Kalymnos) 约 5.5 海里,距离土耳其海岸 3.8 海里,土耳其人称之为卡尔达克岛 (Kardak)。历史上,不同的地图对伊米亚岛归属作出了不同的划分,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均声称拥有该岛主权。

1995年12月25日,一艘土耳其货船在伊米亚岛附近搁浅,希腊方面在收到求救信号后派船只前往救援,但遭土耳其船长拒绝,他声称这是在土耳其领土上,要求希腊不要干涉。事后,土耳其和希腊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照会对方,均声称自己拥有伊米亚岛主权。1996年1月,伊米亚岛事件被希腊媒体披露,引起广泛关注,希腊卡利姆诺斯岛行政长官遂在伊米亚岛上升起本国国旗。1月27日,土耳其《自由报》的3名记者乘直升飞机来到该岛,撤下希腊国旗,换上土耳其国旗。此后不久,希腊海军和土耳其派突击队先后登上该岛,展开了一场你争我夺的“国旗战”。两国政府和舆论相互指责对方侵犯本国领土和主权,致使伊米亚岛问题急剧升温,双方军事力量迅速集结,向伊米亚岛附近海域派遣了大批战舰,各类战斗机和直升飞机在岛屿上空盘旋,两国在爱琴海上形成紧张的军事对峙。

希腊认为,伊米亚岛是本国卡利姆诺斯岛的附属岛屿,因为它距离该岛只有 5.5 海里;土耳其则声称,没有任何条约对伊米亚岛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该岛距离本国海岸只有 3.8 海里,比与任何条约提到的任何希腊岛屿的距离都要近,因此它属于土耳其。^③对于有可能引发的战争,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发表讲话称,“同土耳其发生战争不利于希腊,但这由希腊来决定。”^④

伊米亚岛危机震惊了国际社会。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深表关注,敦促土耳其和希腊立即撤军。美国总统克林顿出面调解,要求两国保持克制,避免发生军事冲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北约也积极介入,提出了促使对立双方建立互信的方案:第一,土耳其和希腊之间设立一条应急电话专线,并与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相连,用来防止危机升级;第二,北约在爱琴海举行军事演习时使用空中警示与控制系统来监视参加演习的飞机,防止它们侵犯别国领空;第三,修改 1988 年土耳其-希腊条约。^⑤ 欧盟在表示支持希腊的同时,又非常谨慎避免刺激土耳其。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表达了对爱琴海危机的关切,并声明希腊边界是欧盟边界的组成部分,要求土耳其遵守有关国际条约。这项决议招致土耳其强烈不满,称本国与欧盟的关系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为安抚土耳其,欧盟部长理事会否决了希腊提出的一项限制欧盟向土耳其提供财政援助的动议。

由于土耳其和希腊实际上均无意进行战争,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希望内部成员国之间发生火并,两国在 1 月 31 日达成“脱离接触协议”,同意撤掉伊米亚岛上的国旗,双方军队撤离该岛及其附近海域,结束军事对峙状态,从而宣告伊米亚岛危机结束。但是,两国在该岛归属问题上的立场并未改变,希腊仍然坚称拥有该岛主权无可争议,土耳其更是强硬地表示,“土耳其不会觊觎其他国家

① Sotiris Rizas op. cit., p. 380.

② 陈志红:《爱琴海上风高浪急——希腊、土耳其“旗帜战”和爱琴海争端》,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3期,第21页。

③ Jon Van Dyke op. cit., p. 63.

④ 郑金发:《爱琴海风波》,载《瞭望》新闻周刊,1996年第8~9期,第53页。

⑤ Ekavi Athanassopoulou “Blessing in Disguise? The Imia Crisis and Turkish - Greek Relation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 No. 3, Winter 1997, p. 85.

的一寸土地，同时绝不会放弃属于本国的任何一块鹅卵石”^①。

爱琴海争端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爱琴海争端长期存在而又难以解决，不仅直接损害土耳其和希腊关系，而且严重威胁爱琴海地区和平与安全，进而波及地中海、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此外，由于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爱琴海争端还给北约内部团结带来不利影响。

从爱琴海的国际影响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损害土、希两国关系。爱琴海争端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土耳其和希腊，加剧了两国、两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和对立仇视。为保障本国安全和在与对方较量中占据上风，两国均高度重视发展自身军事力量，展开了长期的军备竞赛。据统计，希腊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4.6%，在 NATO 所有成员国中是最高的；土耳其与之旗鼓相当，为 4.1%。^② 两国均尤为重视发展海军力量，其目的不言而喻，即为争夺爱琴海而战。第二，阻碍了土耳其加入欧盟。土耳其 1987 年正式提出加入欧盟（时称欧共体）申请，1999 年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上或准成为欧盟候选国，2005 年开始入盟谈判。但直到现在，土耳其仍被排除在欧盟之外，而且入盟之日遥遥无期。原因很多，其中土希关系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欧盟反复清楚地表明：“要与欧盟任一成员国存在双边冲突，候选国无望成为其正式成员。也就是说，土耳其若继续热衷于加入欧盟，将面临该组织要求它解决与希腊冲突的巨大压力。”^③ 土耳其要加入欧盟，就必须改善与希腊关系；而要改善两国关系，就必须妥善处理和解决爱琴海争端。第三，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土耳其和希腊分别位于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均为多事之地；爱琴海连接黑海和地中海，地理位置特殊而又重要。两国围绕爱琴海争端引发的紧张局势乃至战争，不仅会破坏爱琴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将对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构成威胁。此外，由于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正常航海和航空将会受到影响，受波及的国家会更多。第四，破坏了北约内部团结。土耳其和希腊均属 NATO 成员国，负责 NATO 东南翼安全，两国因爱琴海问题引发的“内讧”对北约的团结及发展构成巨大挑战和威胁，这不仅表现在两国直接对立，还表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如何处理爱琴海争端上。希腊认为，土耳其在爱琴海问题上奉行的是侵略、扩张性政策，美国应对它采取严厉惩戒措施，但事实上并未这样做，而是奉行“不偏不倚”的“等距离”政策。在希腊看来，“这一政策实际上是鼓励了土耳其的侵略行为，因为它未将侵略者（土耳其）和受害者（希腊）区别对待”，“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员”。^④ “几十年来，美国未能促使其跨爱琴海的两大盟友通过妥协与合作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败笔。”^⑤ 可以预见，爱琴海争端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一直是影响北约内部团结的重大隐患。

随着形势发展，考虑到“斗则两伤”的结果，土耳其和希腊均开始反思和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两国关系出现了缓和与改善的迹象，逐步由对抗走向合作。1999 年 6 月，土耳其外长杰姆和希腊外长帕潘德里欧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同意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从而为修复两国关系拉开了序幕。此后不久，土耳其和希腊分别发生大地震，两国相互伸出援手，支援对方抗震救灾，“地震外交”应运而生，为改善两国关系进一步营造了良好气氛。1999 年 12 月，在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上，希腊赞成接纳土耳其为欧盟候选国，为发展两国关

① Asa Lundgren *The Uneven Neighbour: Turkey's Kurdish Policy*,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2007, p. 22.

② Heinz-Jürgen Axt "Relations with Turkey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European Union",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5 No. 3 2005, p. 372.

③ Ziya Onis "Greek-Turkish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6 No. 3 2001, p. 40.

④ Ekavi Athanassopoulou op. cit., pp. 77-78.

⑤ Kostas Ikantidis op. cit., p. 387.

系迈出了关键性一步。2000年1月,希腊外长帕潘德里欧访问土耳其。2月,土耳其外长杰姆回访希腊,实现了两国外长40年来的首次互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同年5月,两国军队共同参加了北约的军事演习,这自1982年以来尚属首次。2001年初,希腊取消了针对土耳其的战争动员状态,不再将土耳其视为首要威胁;与此相呼应,土耳其2002年8月制订了新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其中不再有希腊是本国首要外部威胁的提法。^①2002年,土耳其和希腊两国举行爱琴海大陆架划界及领土争端谈判,2003年签署了《扩大在爱琴海地区旅游合作》等协议。2004年5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希腊,双方同意进一步推进和解进程。2006年5月,埃尔多安总理出席了在希腊萨洛尼卡举行的东南欧合作进程首脑会议。6月,双方签署了关于在爱琴海地区增进互信措施的谅解备忘录。2008年1月,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访问土耳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两国贸易额逐年增长,2001年为8.57亿美元,2004年增至19亿美元,2008年则进一步增至35亿多美元;^②双方人员交往不断扩大,其中前往土耳其旅游的希腊人1996年只有14.7万人,2004年增至48.5万人。^③

土希关系的改善使人们似乎看到了解决两国间一系列问题的希望,其中包括爱琴海争端。有些专家学者纷纷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较为人所知的是希腊一位资深外交官贝隆·赛奥德罗普罗斯大使提出的方案:(1)双方暂停爱琴海大陆架划界和开发30~50年;(2)沿希腊大陆海岸线领海宽度为12海里;(3)爱琴海岛屿的领海宽度为6海里;(4)爱琴海上的领空范围相应地进行重新调整。^④舆论认为,此方案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土耳其的利益,若在此基础上再规定岛屿密集区域的领海宽度为3海里,将更加合理可行。但是,没有方案能够“打动”土耳其和希腊双方,关系缓和并未改变它们的根本分歧,两国在爱琴海领土和主权这一核心问题上均未作出让步。希腊之所以赞成土耳其成为欧盟候选国,意图非常明显,即为了与对方达成妥协性交易:希腊不再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以此换取土耳其不再挑战希腊在爱琴海的权利和主张。正如时任希腊国防部长吉爱诺斯·帕潘托尼欧(Giannos Papan ton iou)所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支持土耳其融入欧洲,同时土耳其应当尊重我们的主权。”^⑤基于此,帕潘托尼欧重申了希腊在爱琴海问题上的立场,即除了大陆架划分之外,两国间不存在任何其他有争议的“公开问题”,而且双方应该通过国际法院解决大陆架划分争端。可见,希腊的立场并没有任何根本改变。对此,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Ecevit)曾表示:“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已经开始的对话能够处理经济和文化问题,却不能解决爱琴海争端。”^⑥

爱琴海对土耳其和希腊两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安全问题是第一位的,两国均高度警惕和防范对方利用爱琴海来威胁和进攻自己;其次,领土和主权问题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感情,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敢轻易让步,背上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名,这是爱琴海问题的政治意义所在;再次,爱琴海的地理位置和丰富资源决定了它极具战略和经济意义。正因为如此,爱琴海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可能会超乎人们的想象。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分歧远未解决,没有人会说“爱琴海冷战”已经历史性地结束。^⑦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H. Tark Oguzlu “Is the Latest Turkish-Greek Dialogue Promising for the Futur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2 No 2 Summer 2003, pp. 50-51.

② See <http://www.usak.org> May 28, 2010.

③ Dimitrios Triantaphyllou, “The Priorities of Greek Foreign Policy Today”,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5, No 3 September 2005, p. 337.

④ Jon Van Dyke op cit, p. 94.

⑤ Heinz-Jürgen Axt “Relations with Turkey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European Union”,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5 No 3 September 2005, p. 374.

⑥ Heinz-Jürgen Axt op cit, p. 372.

⑦ Kostas Iliantis op cit, p. 379.

The Issue of Pushtunistan: Its Origin, Cause and Effect

Yao Daxue & YanWei

pp. 5– 11

The issue of Pushtunistan is the dual product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The “Durand Agreement”, signed by British and India in 1893, i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Pushtunistan problem”. The India–Pakistan partition in 1947 gave birth to the “Pushtunistan problem”. With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Pushtunistan problem”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now it has become a regional hot spot issue. “Pushtunistan problem” now has important impact not only on Afghanistan – Pakistan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and U. 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but also on world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The Role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s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 Peace Process

Meng Qingshun

pp. 11– 18

The Muslim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played several kinds of roles as supporters of the Moro Muslim, negotiations intermediaries and promoters of comprehensive peac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peace processes in southern Philippine.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shift from war situation to peace talks, from paper to actual peace talks and from

partial peace to comprehensive peace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able to play such a role based on their position of strength, principled stand and flexible interaction adopted by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and their good interrelations with Philippines.

Turkey and Greece: the Dispute on the Aegean Sea

Wu Chuanhua

pp. 18– 27

The Aegean Sea, surrounded by Turkey and Greece, is of high significance to both sides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and strategically. The Aegean Sea Dispute, connected with many other issues, such as the Cyprus dispute, has its deep historical origin and brings about long–term hostility between Turkey and Greece. The Aegean Sea Dispute includes a series of complicated issues: sovereignty over some islands, width of territorial sea, width of

territorial space, delimita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and demilitarization of some islands. The long–term dispute not only affects the Turkish–Greek relations but also threatens the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ough the Turkish–Greek relations have gained détente since the end of 1990s, both countries wouldn't make a compromise on the Aegean Sea Dispute. “The Aegean Sea Cold War” hasn't ended up yet.